



手工琴成品掛滿工作室整個牆面

原鄉好藝 | Native and Creative |

做一把琴，奏出自我、祖先、大地生息的對話

范志明的Talaluki手工琴

Fan Chih-ming and Talaluki

採訪·攝影／黃雅鴻 Huang Ya-hung



「Talaluki手工琴」創作者范志明

走進范志明在臺東都蘭的工作室，簡短寒暄後，他的話匣子一打開就停不下來。這才發現，Talaluki手工琴的創作者范志明其實兼具文化工作者、文創產業催生者、藝術創作者的多重身分，對土地的熱愛是他最重要的佐料與養分。

吉他小子的漂流

范志明來自花蓮縣壽豐鄉的溪口部落，從小在阿美族文化的氛圍中長大，國中畢業後，跟很多原住民一樣，也到臺北從事過建築板模工，之後做過的工作不計其數，有鐵屋技師、銲接技師、攝影師、廚



手工琴材料堆放在工作室一隅



黏合竹製的吉他邊緣



擺在范志明面前的，是一把有蟲蛀痕跡的手工琴。

師，還有池上稻米原鄉館建築師、漂流木公共裝置藝術家等；有一陣子，范志明跟妻子一起打造「日光·巴西瓦里」民宿，民宿隨處都是他運用廢棄材料做成的生活用品，令他們遺憾的是，民宿在兩年前因為房東要賣房子而被迫歇業。

事實上，范志明在國中就曾經自己打造過一把吉他，他從小就對吉他有一股莫名的熱愛，有一群朋友喜歡聚在一起玩音樂。范志明笑著說：「我的聲音被練到可以唱到很高，其實是因為不會調key。」當時他十分渴望有一把自己的吉他，於是用釣魚線、腳踏車剎車線、廢棄板模，打造了一把屬於自己的電吉他。

雖然父母並不支持范志明玩音樂，讓他對音樂的熱愛一直受到壓抑，但在他的內心深處，仍然潛藏著玩音樂、自製樂器的渴望。「每次看到木材就會收集，想著這個做琴頸，這個做琴背板」，後來做銲接

時不慎傷到右手的神經，他心裡最難過的竟然是：「啊！以後不能彈吉他了！」

也因為那次嚴重的受傷，讓范志明領悟到，家庭教育讓他「很不積極成為自己」，他決定傾聽內心發出來的聲音，學會看到自己的天賦，於是重新拾起對音樂的興趣，還有那分想要親近土地的渴望。十多年前，他從都市回到東部生活，跟妻子落腳在有許多藝術家群聚的都蘭。

從零開始的手工琴研發之路

范志明剛來到都蘭時，在修理一把電吉他的過程中，慢慢摸索出吉他製作的原理，後來朋友知道他會修琴，還有人特地把他從臺北帶下來給他修；再後來，他開始嘗試運用漂流木自製手工琴。范志明從未受過正式的音樂訓練，更不用說製作樂器的方法，因此他的手工琴創作之路幾乎是從零開始的。



范志明於2014年獲得「第十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」

「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喝完就來工作室，一直做到半夜，之前都做到三、四點，有時候好幾天沒有洗澡，天天如此！」這條手工琴的創作之路，漫長而艱辛，做一把琴至少要三個月，而且往往要等到上了弦、撥了弦，才能知道聲音對不對，「做了幾年下來，本來幾乎要放棄了。」

范志明拿起桌上一根細長的竹條，眼睛發亮地對我說：「妳知道這是什麼嗎？這是吉他的邊條！想了半天用什麼材質。塑膠好呢，還是用壓邊的角材？」他也試過阿美族常用的編織材料黃藤，後來發現黃藤的材質太軟，做為吉他邊條容易碰壞，最後靈光一現，為什麼不用臺灣特有的竹子呢？他於是開始動手把竹子削薄，用電熨斗燙平，再用獸皮膠慢慢黏合。他說，「兩條而已就要弄半天！」

范志明至今已研發到第五代的手工琴，每一代手工琴都代表著當時鑽研出來的手工琴製作結構。「第二、三代的結構模式跟第一代的琴很像，到了第四代發明另一套結構，無意間發現，只要加上一個小小的裝置，跟一般木吉他跟電吉他就都

不一樣。」雖然長期沒有收入，研發的過程又是如此漫長，但往往一個小發現，就讓范志明忘了之前的辛苦，最近還獲得音程調整器系統的專利權。

讓漂流木存在於它該屬於的地方

談到他怎麼挑適合的木材時，范志明說：「這是一種直覺，我對木材有莫名的愛戀，想要處理、親近、認識。」他曾經聽到有一個人說，臺灣的木材沒有一種可以用來製作吉他，他很不服氣地心想，「怎麼可能！每種木材都有它的音質、音色啊！搞不好這種木材適合這種旋律、那種木材適合那種音色啊！」

果然，范志明跟漂流木朝夕相處的「愛戀之情」，讓他成為許多漂流木的知音。他發現許多琴師都喜歡黑板樹製作的琴，因為這種琴的音色甜美飽滿；他也發現，黃蓮木堅硬的木質，正好適合用來做音程調整器。范志明尤其喜歡運用俗稱「阿美族的檜木」的苦楝樹木材在側板的位置，因為苦楝樹容易產生水紋，它的紋理正好可以作為手工琴天然的裝飾。

事實上，在范志明爽朗的外表下，有許多對於漂流木的情感與堅持。他說，那是因為「從事裝置藝術多年，跟漂流木相處那麼久了，能夠感受到漂流木的美。」他對於族人現在再也不能到海邊撿拾漂流木，而要到木材廠購買感到十分心酸，不禁質疑：「海灘就應該要乾乾淨淨的嗎？為什麼一定要變成夏威夷的海灘呢？海灘有漂流木也是一種自然景觀啊，為什麼不容許它在海邊呢？」

范志明拿出一把琴，指出這把琴最美的地方就在於它的背板，上面布滿漂流木在漂流過程中被蟲蛀蝕的小洞。對他來說，這些洞不只是獨一無二的美感，而且象徵了這把琴獨特的身世。范志明彷彿在為無法言語的大自然發聲：「大自然把這些木頭漂到海裡面，它在海裡面漂流的時候，蟲要吃漂流木啊，你把漂流木清走了，海洋的一個環節就少掉了。」

范志明強調，他之所以用漂流木來製造手工琴，是為了紀念八八風災，除了反對政府吃乾抹淨式的淨灘政策，也是為了表達自己對土地的感動與愛惜。他認為，不

論是在地居民或在地生態，都應該有屬於他／它們自己的生存空間，他強調，「希望漂流木繼續留在海灘，希望像我們的祖先阿美族人一樣，繼續使用它，不管是生態的、人的環節，生生生態你都不能去動它，你就讓它存在在那邊，它該屬於的地方。」

Talaluki是誰？

范志明興奮地分享朋友試彈的心得。採訪前一天，正好有一個吉他手朋友來工作室試彈一把新製的琴，朋友彈到半夜十二點仍然欲罷不能，強調范志明製作的琴「很不一樣」、「很有趣」，尤其是中高頻的部分十分出色，延長音也特別長，這樣的反應對范志明是很大的鼓勵。

前兩年，在妻子的協助下，范志明為手工琴成立了「Talaluki」這個品牌，「Talaluki」是一個好朋友幫他取的外號，在阿美語是「蝙蝠」的意思；范志明說，現在不論是公司、工作室、專利權或網站的成立，都已經一應俱全，唯獨手工琴還無法量產。為了克服手工琴製程過長而且無法標準化的問題，也為了走向產業化做準備，他正在努力研發可以輔助製程標準化的工具。

范志明經常自問：「Talaluki是誰？是Gibson嗎？是Yamaha嗎？」也經常困惑於什麼音質才是「最好」，他後來領悟到，很難評斷哪把琴的音色最好聽，不管用哪一種木頭製琴，它都會呈現它獨特的個性。他深信：「琴自己本身會找主人，我只要把每一把琴做到自己最滿意，不論是手感、音感，只要獨特的音色發揮出來，自己聽到最舒服，自然會有人喜歡它。」🌱

用罐頭製作拾音器的手工琴

